當大任有輕貴富之心然後可以成大功是豈庸人所能及哉浦江凌允恭恍然有志操以郡諸生選入成均別予欲求予言允恭之才已爲州里所推予無以賛也然予恐其以所至者爲足而過望於上也故有以贈之

贈劉文仲序 代太史公作

余未冠時游學郡城中與文仲之父劉君彥祥交劉君時年三十餘鬚髯漆黑面雪白褎然衣冠頡頏諸公間方以功名爲志少所推接然獨與余善館于別

室朝夕與語甚驩間命其子出拜五男二女長者七八歲小者三四歲言笑啞啞眉目秀朗如畫圖競牽衣袂相追逐則文仲兄弟而文仲其第六子也中更亂離余遁藏山中不至城市者頗久後二十年兵革稍戢郡守辟余爲郡庠師授五經於諸生復見劉君署金華縣典史朝夕奔走大府形容衰憊不類曩時而諸子皆長大有室女亦已笄且適人矣既而余赴召至南京留官儒臺出入翰林二十年以老引年乞身而歸每念劉君而文仲訪予於浦陽修髯長身大

類其父予驚問劉君安在兄弟皆無恙否而劉君作土中人已十餘年其七子之中惟文仲及一弟在餘五人皆已死矣嗟乎昔見劉君雖少憊而壯氣勃勃不衰安知其遽死哉然劉君年已至猶可不恨至其諸子余乃親見其孩提時嬉劇膝下如昨日耳今死者已死而存者如文仲且近五十爲老成人則予雖欲不耄烏可得也文仲嘗被推擇爲郡邑吏復還吏北平以省墳墓辭還其來訪我也不忘其先人之交而余也追惟平生之故寧不慨然乎盖古之仁人見

舊故則相贈以言余耄矣欲無言者久矣獨於文仲而有感乃迷乎昔之所見以贈之使兩家子孫知予與劉氏有故而不忘相交之義云

贈王時中序

攻乎術者不足盡術之妙惟寓乎術者足以盡之天下之術未有不深且博者也苟徒竊竊然學乎其粗真詁而不得於道則吾之精神智慮方爲所役之不暇何由盡其理而用之善學者則不然於萬物之理無不窮衆理之變無不察心之所得固已絕出於人

由是而寓於術縱横開闔無所施而不宜豈若单門獨學者之勞且陋哉趙括以善兵自雄一戰而喪軍殺將犯兵法所忌而不知淮陰侯乎居飢餓困辱不稍自異於常人及乎爲將百戰百勝曰此在兵法顧君子不察耳括區區小智牿於一技而不達變淮陰之所學盖有出乎兵法之外者其成敗之効宜然也

余甞見世人好論醫而不善治病每爲人言學醫者不足治疾惟學道者乃能知醫聞者或疑其非或大吾言而不省盖知道者寡無足怪也邑人丁公語予

以臨海王君時中之善醫及其所治奇効甚衆心固慕之而薦紳間多言時中之學包羅恣肆如古方士如近世山林高人其容貌簡寂如儒者其神氣閑定如列仙之流莫能名其術也私益異焉既而余姑之夫盧君有疾殆時中治之而瘳思所以報之時中笑曰是果以恒醫遇我邪使我欲金帛爲王公富人一舉手富貴終世尚何爲於此哉余聞而益異之從而與之言終莫測其爲人也嗚呼所謂有道而寓於術者其時中謂邪

贈王仲縉序

饑而食飽而嬉營私而鶩利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修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者君子也衆人之所爲切於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驟君子之所務事旣緩而功亦遲故衆人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爲又君子之所悲也吾昔年舟還自金陵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余曰此元僞吳張氏官也余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噍類矣問其人名

字則巳莫有知者矣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數謂余言林處士事曰此處士故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嘗遊之地也余未嘗不爲之太息方張氏盛時據數州之富擅王侯之貴驅百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車服宮室妾媵珍寶騶從師徒僭擬乘輿而自謂一時之雄矣而今未下十年乃若此處士在宋時破廬弊褐羸童野鶴出入於烟霞水石間其窮困莫比今越二三百載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哉

記

益齋記

余始至浦陽與邑士戴君元直遇元直長身昂然顧盻峭聳酒酣談論雜以嘲笑辭累千百無澁滯窘複態鋒穎橫出氣盖一座余驚駭意其爲奇士而惜余拙吶不能與之往復詰難也二年又見元直其辭讓給敏如故而爲禮恭遜欽戢意若自少昔之所爲者余又驚之疑其有所得而然未暇問也又一年重見於錢塘諸公名士皆在席各吐所長爲樂元直攝衣

坐其下俯首斂膝不發一談日暮賓退徇徇揖謝偲然趨去儼若愿慤君子及與之言皆中道理去前時甚遠而諸公亦稱其美不置余大驚而問焉元直曰吾少時嘗以醫出遊涉吳楚泝淮泗至齊魯往來公卿之間虛左而俟束帛而迎者不可勝數吾時志高氣盛謂口舌間足以成事方以此自才而人亦多以此奇我及今揣之然後知吾之過多矣嘗聞於季父能軒君以爲易之遷善改過莫善於益乃以名吾齋吾將歸而求於聖賢之學子意何如余聞之愈大驚

世之任意自喜瀕衰老遇挫抑而能悔悟者有之矣未有易慮於壯強之時改節於無事之際者也予見元直於數年之中而三改其德無見異焉非有志於道者能然乎聖賢之道甚近而易行也人鮮或至焉者亦止於自足爾以元直之善改過苟從事於聖賢之道且以爲是而暮已悔之昔之所爲而今覺其非雖日異而月不同可也余蓋將屢驚焉豈特一再而已矣

（所以不成人）

借竹軒記

余初與會稽蔡君惟中遇於京師者甚久時余方抱憂患倀倀無與語惟中亦以從事至因日得相與談自旦至暮班荆列坐久之乃各罷去及訪之於南門之南草戸之外有竹數挺視其楣間有借竹字余指而問之惟中曰吾雅好竹假館于兹幸又有竹故因以識吾好耳他日願有以記之予疑惟中在逆旅中何暇事此因自微笑不答而今年遊浦陽客有自越來者致惟中之言重以記爲囑且謂惟中居會稽有山林之樂甚適予聞而愈疑之昔之京師假屋以居

謂之借竹固宜也今儼然處已之室竹則自有之矣而復以借何哉且惟中苟以外物而觀則孰非借乎舟車借以載吾身者也江山之勝借以遊吾心者也膏腴非我所有借以養吾者也玉帛非我所得借以富吾者也牛羊犬馬非我所得備借以食吾者也第宅傳舍也童妾贅疣也軒冕倘來也甚而言之雖吾之身猶借陰陽造化以生而豈特竹乎苟自其固有而觀萬物皆我所固有而何借之云世之人溺於自私視世之物皆執以爲已有營營乎得喪之區而不

知止何異於蟯蜋之丸糞土乎吾嘗絕江淮而北行登泰山而望之四方矣昔之英雄豪俊高車大纛馳騁乎名都壯邑之中田夫巷婦嘖嘖隨而瞻望之以爲神人者皆是百年以來惟見斷碑殘隴狐貍竄而烏鳶號其上豈非借之於造物者復歸之冥漠之中乎故一身之外皆借也富貴利祿加乎身者又借之借者也而人方以爲忻戚不亦謬乎古之達人以百世爲斯須以天地爲室廬以萬物爲遊塵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攖其懷而何竹之足言乎余將東遊探

大禹之宼吊子胥之廟假惟中借竹之軒而相與談往者之故果孰為借耶孰為不借耶

息耕亭記

方子行于越之野遇丈人焉譊而耕油然自得也惟而問之曰丈人勞苦矣何樂之甚丈人曰子勞苦吾哉而奚不自知也彼晨而興纓冠納履趨拱俯僂暑不遑褰疲不暇瑟遇長值貴翼然而時肅然而覷側耳聯目如事嚴父強言假笑陽遜曲避是謂形勞披簡執策朱墨紛錯遺言逸典棨其盈目涉其流則若

有餘探其源則若不足撑舌刺口疑端滿腹聖哲遠矣將何由質哀艮已逝追討馬蹟欲知其方困而罔獲是謂學勞群言胥攻萬牛之毛以之明道繫影以絅少者百年多止數世磨滅泥滓漫不可紀曷爲不語尚修其辭逞怪披奇窮精憊思遐觀千載竟亦何裨此謂名勞。卑處郡邑尊據廟廊逢迎阿比以取咲笑屏東學術宜敷條教物薄人澆機深穽巧寬則致侮嚴則取誚智絡氣使惠煦威鈞古人之恩自哂且悼是謂官勞。凡此之勞亦已甚矣奚獨吾哉而子何

問焉且吾之耕始也手怠乎耒而牛怠乎土今也上
怠乎苗而吾亦不自知也衆人之耕也手與耒乖故
躬勞土與牛乖故牛勞苗與土乖故苗瘠而土病吾
今皆否焉得非有可樂者乎適意莫甚於樂而樂莫
過乎心與物俱怠鳧浴乎水振翮修羽不勝樂也雖
浴乎土振翮修羽亦不勝樂也易置而強施之將不
勝病矣怠其爲土然後能浴乎土怠其爲水然後能
與水俱冥而不死吾今怠其爲耕矣非特怠其耕且
怠其所以耕非特怠其所以耕且併耕者而怠之耕

者吾邪非吾邪天役吾耶吾役天也吾且不知而奚以耕爲治天下猶是也德被教洽中外熈熈能使君忘乎相相忘乎百執事治民者與民相忘則爲治也可幾矣膠膠棼棼以心術相繆智計相延雖欲耕可冀耶余揕而問爲治之道丈人不顧負耒而去莫知其所止蓋隱君子也烏傷王仲縉爲余言其兄仲言嘗學經而好耕爲息耕之亭以休息焉安知無隱君子往來其間乎仲言倘見其人其以吾言質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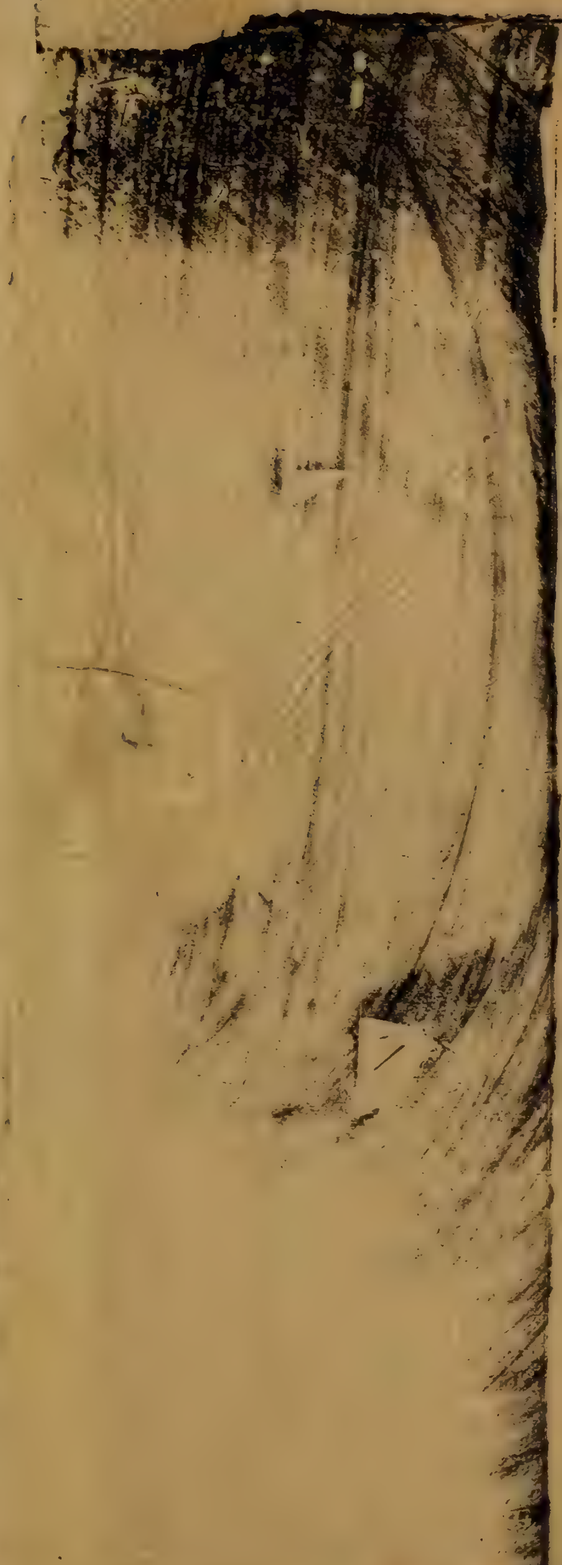
艤航軒記

浦陽鄭君仲潛壯遊都會盛麗之區未老而休于麟溪之故宅築室池上修廣如舟狀偶其眉曰艤航時率賓客燕息其間悠然若有以自樂而人莫測也客有嘆者曰人惟内有足恃也然後不恃乎物能不恃於物然後能無物之累而物皆爲吾用世之恃乎物者亦多矣珪組車馬恃之以爲貴玉帛錦繡恃之以爲富斧鉞兵甲恃之以爲威有自恃之心則所恃者不足恃也惟不自恃者恒有而享之古之君子視衆人之所恃漫不以入其意而惟修其足恃者以徐覲

乎千古之道。彼非求異於人也。審所輕重而較之。固不得不與人異也。今鄭君之家禮義可以維持數十世。室廬器用可以歷數百年而不敝。所畜可以惠鄉邦。而人望之者以爲舉世莫能抗。君顧若不有于已而視其所居爲暫艤之航。其不情於物可知已。某聞之而笑曰。豈特一室爲航。凡天下之物孰非航也。視適意可喜之物。如雲行鳥逝。不須臾存乎目者。航之艤也。子視子之身。自少而壯。壯而老。曾有一日之息乎。事物之接於身而挾於心者。引領而承之。莫不可

恍旋踵而却視有可得久存而不去者乎故自人而言之身世皆航也不可得而艤也自其大者視之鉅且莫過於天地而天地亦航也亦不可得而艤也夫天地且不可恃以爲固而況於人乎而況一室之間乎然天地不能自立也必有立之者不能自爲也必有爲之者天地有壞而立之者未嘗變也人之生有盡而俾之生者未嘗盡也噫航乎果誰爲之而誰艤之乎吾將與子掇其維振其紀以求之於一氣之始則人不恃於物者其可恃也遠矣

語誰腐而望存實
然者



徐文長評選方正學文集卷七

吳山俞允諧汝欽閱

記

貧樂窩記

世謂士者多貧豈天使之然哉才高則不忍以利自汚道得則不屑與俗相混其所存者禁大異美固以世之富貴為垢穢而不肯視其肯小屈其志以求之乎是以寧適意於飢餓而以沉溺利欲為深耻世俗不之察因以士善貧烏知富貴之正哉物之可以奉

其身者無不給世俗之謂富貴者也然過取之也有禁苟得之也有禍稍踰其分則人思役之鬼神害之不致於蕩覆澌盡有不已方其得所欲而守之也或有愧於其心戚然若蒙不潔而恐人之覺也凜然若臨百仞之淵而憂其墜也曷嘗有斯須之樂哉士之於富貴則不然於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得諸已於國家天下之事無不備於身前乎百代之上後乎千載之下包羅綜括而不少遺大而日月河嶽照臨流峙之所由小而草木花實之盛衰陰陽寒暑之消長靡

不存乎中而有以識其故然此猶其取於外者耳至於絕私去欲以全其性窮故致曲以達乎命堯舜禹湯文武之所有者與之絜深較廣而無作周公孔子顏孟之所學者沛乎若皆在我而無虧歉之于一身而非有餘施之於政教而無不足當其存心無爲以自樂其所存操威福之柄者不能奪爲生民之宰者莫之制窮達死生之變亦大矣不少亂其胸次而爲之入其視富貴果何如哉世徒駭區區之外物而以士爲貧不知有道之樂固超乎富貴之表也奉川邵

君眞齋名讀書之所曰貧樂窩子不能知邵君悉其所樂也然不謀而同者心也不期而合者道也舜之居深山伊尹之處畎畝顏子之在陋巷時之相去數百載而其可樂如合券然孰謂邵君之樂獨異於子之所云乎

問月樓記

天台金君元升作樓以居名之曰問月當夜之良披羽衣命壺觴歌李白問月之詩擊如意以爲節見者以爲李白猶在人世也其鄉人異之請予道其故余

曰金君所問者月也使月能言且不能答余非月也豈能知其意哉雖然明於外者內不足以自知爲天下所仰者受天下之疑月雖欲辭人之問也難矣余試與金君達觀於一氣之始可乎自我而視之月也明且大者也自月而觀之庸自知其爲明且大者乎非惟不知其爲明且大庸自知其名爲月乎名且不知庸知其盈虛消長之道乎君何從而問之而月何從而答之一氣盪摩而月生焉彼非顯異於萬物也而賦之形者蒼蒼耳莽莽耳煌煌耳雖欲不異於萬

物不可得也其形雖異於萬物其爲之形者未嘗與萬物異也夫吾之形異萬物而最靈者生而寓於世貴賤修短禍福之數紛乎其不齊且莫知其所由然况無情之月乎尚何暇於月之間哉雖然予嘗聞之居乎上而不遺乎下故明盈而不以爲喜蝕而不以爲戚故長存若是者非有類於人之說乎金君才可以處位而抗志於隱未遇於時而能有以自樂其取類於月者深矣余非其人烏足以言之

味菜軒記

凡物味之甚美者必爲人所甚好、可好之甚者亦往往能生其禍以病乎人酒味之美者也好之甚者小則有酗醟之失大則戕軀喪德以災其國家牛羊魚鱉之類於食物爲最珍然華元以羊羹不均至於取怒而致敗鄭靈公黿羹不以分人而逆亂之禍因之以生是以其肥適口之故不之戒慎以飫飽亾其身者世常有之是豈非有甚美必有甚惡之事乎夫惟其味淡薄初若無可喜者而世自不能遺之飲者資之以析其酲食者資之以解其飫貴而八珍九鼎之

筵賤而橡茹藿歠之室莫不有待於味其物既不爲人所爭而其味和平清苦善除物之毒而不生疾以病人若是者其惟菜爲然乎世之名人賢士每懲厚味之腊毒而顧深嗜乎菜若杜子美之於韭薤陸龜蒙之於杞菊蘇子瞻之於蘆菔蔓菁莫不遂稱之見於咏歌而黃魯直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尤爲篤論盖貧賤者之所易得則無踰分之思而求之不勞不爲富貴者之所甚好則享之也安而用之也無愧身不勞而心無愧此君子之所以有取於斯歟暨陽

蔣侯文旭以博士弟子高等選爲監察御史其官貴顯矣而其志清約廉謹以味菜名其所居夫爲顯官而嗜菜其善有三焉不溺于口腹之欲所以養身也安乎已所易致而不取衆之所爭所以養德也推菜之味以及乎人俾富貴貧賤同享其利而于物無所害所以養民也養身以養德養德以養民此蔣侯之所以過于人也乎語有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蔣侯于是乎知味矣因菜之味而深味聖人之（又說道理可厭）道使仁義充乎中暢乎外而發乎事業于膏粱之味

且有所不願而況于萊也哉

南齋記

人之初無有貴賤也才有所不若德有所不逮而敬慢之心生相慢之至以爾汝爲未足而呼其名以相名爲未足而加以醜汙之號尊敬之甚以稱其字爲僭而稱其姓以稱其姓爲泛而曲爲之辭長之則曰長者師之則曰先生或因其所居而爲之號或因其所有而美其稱而先生長者之號夫豈強之使出于口哉衆人之于君子以爲不如是不足致其尊慕之

生之弗喜居也雖然名者衆人之所同欲也汲汲而
求之則失之也必易不得已而受之則居之也必安
好名何爲
先生亦嘗見夫世之所謂貴人者乎人面而陽尊之
背而陰笑之生號爲公卿沒爲犬鼠者亦衆矣彼
惟不務於德而求於外物之多也故得之而不可常
有之而不能守方其垢辱交至以危其身欲如先生
南齋之樂豈可得乎先生隱約守道無求於名而名
自尊居之而安傳之而可久其視世之貴賤相辱者
何如哉然士固有足貴者初不在乎名位之有無而

先生之可貴者亦不以南齋而重也余獨怪世俗嘗輕此而重彼乃爲學者道使知先生之不仕非果賤而衆人之汲汲於外物者觀乎先生亦可以自省也

先生字德良名某南齋在臨海之城中某巷

懶齋記

學道之士張君用隱自號懶齋而亟求予言余戲謂之曰夫懶者之於事爲迫之而不屑應強之而不即從其臥也怠起其坐也怠行飢怠食而渴怠飲固其宜也今子廼屢跡吾門以言爲請而不知厭是豈眞

懶也耶且使予亦以懶自居孰肯言我之無言所爲子言使吾非懶者也又烏能言子之懶哉雖然自夫不息者而觀之大而天運乎上日月行乎兩間百川經緯九州而達四海未嘗斯須息也小而萬物之生羽毛飛動卉葉鱗甲之類其生長蕃育以遂其性者亦未嘗有一時之懈也況夫人也而暇懶哉自夫常止者而觀之則崖石以不動故堅山嶽以不動故壽水靜則可鑑毫髮地靜則可載萬類是皆懶之類也而子之懶豈謂是乎故巧者之奔走不如拙者之自

守。夸者之馳騖。不如靜者之悠久。彼措慮於涯分之外。役志於義命之表。孳孳憧憧於塵埃之間而不知止者。又孰若燕居無營以懶自名之爲得耶。道家之說貴無爲而主靜。夫無爲而靜與懶相近而非懶之謂也。子有以知之則爲懶可也。謂之非懶亦可也。而予奚知焉。於是用隱唯唯請書以爲記。用隱世寧海人。其先有仕吳越爲光祿大夫者。至今爲大族云。

默菴記

會稽俞先生。當年富氣盛時。嘗以驚世絕俗之智。懸

河決峽之辨爲當時所推旣晩更事益深奉朝命爲學者師于東南小邑乃喜爲簡默號其燕處之室曰默菴其弟子聞而疑之曰先生之爲斯號也不亦異乎人之達其志意明天下之理而成物化民者以其能言也故教令不宜于家則親愛疏詞命不修于鄉則長幼乖軍旅不言則無以用衆賓客不言則無以成禮居乎朝廷爲大臣而好循默則難以定國討和人民爲諫官迯職而不務言事則有曠官竊位之譏先生爲人師以教民善俗爲職業封域之内有細行

之達片言之悖先生恥之惡可以默自處乎哉余聞而笑曰是知默之爲默而不知默之非默也知言之不可止而不知非默則不能爲言也予嘗見夫萬仞之淵乎方其靜也沉霿涵蓄不震不激泊乎無聲杳乎莫測惟其積之久而不發出也故一旦决而爲川達乎江河聲之所撼聞數百里使其不深而終日汩汩如溪濆瀾潦之爲則不崇朝而涸矣安能澤加萬類乎故士非能言之爲貴而發于不得不言之爲美道充于中不得已而後言則其言必傳無意于辨丕

得已而後辨則其辨必明昔者孔子之門以言語稱者有矣惟顏子不言如愚人然由後世考之凡顏子之言皆爲天下準與聖人之旨相表裏而宰予子貢發言立論輙多疵而不適乎中豈非好辨者未必能言而善言者必本於黙乎先生閱乎事變多矣求乎義理精矣知夫無益之辨之不足務盍將即顏子而師之而今而後先生之道益隆矣立乎朝則發而爲正論垂乎後則揭而爲大訓皆有道者之餘事也先生之黙烏知非言之至者乎二三子何患焉於是疑

者謝曰子之言似矣請質諸先生蓋之屋壁以袪弟子之惑

天台陳氏先祠記 祭先一事關係民德最大

天台陳氏居東哲山者爲著姓其先自婺來遷至秉彝十餘世矣族之盛凡近百家秉彝之祖恐其族大服降其情或離而不屬乃爲祠祀始遷祖而使族人合祭以維繫其心元末兵亂祠燬于火秉彝之父彥聖欲作新之未果而卒國朝洪武十年秉彝以爲先人之志奚可不承乃謀于堂弟集財聚工爲祠於故

址復以褻器不可以祭也設牢醴粢盛之器藏于祠以族人各用其物以祭爲不飭也割田若干畝以供祀事請族之宗子主其祭祭必由禮而不越焉其役逾年而成其事可以傳久而無弊因趙君鼎來京師請書之今天下之禮不合於古者多矣不合於古而合人情雖聖人出不能易也人之富貴自外至者不可以必得得之不可以世守而祗祖事先之心發乎天性人之所同也烏得以自外至爲之制而禁抑天性哉苟拘古之法庶人惟得祭其禰今飲與食持盃

必奠執匕必祝始為飲食之人去今已遠矣今之飲食非彼為之也人猶不忘之況祖考吾之所本者吾身皆其遺體其可忘而不祀乎自漢以來民之祭已上及高祖非人不由禮也不合於人情勢不可守也孔子嘗謂繼周者有所損益其此類也夫陳氏之祠自始遷而祭群祖言乎古之禮固不盡合先王制禮之意似可為得禮之本蓋禮所以善俗而敎民親睦雖作于古不足以感人心猶非古也雖不合于古於俗有益焉安知其不合於先王之意乎暴戾之夫不

可以詞說化示之以父之像則泣過祖之廟則敬其泣與敬豈待詞說哉出乎天性不可止也陳氏族人信盛矣合之以一祠猶一家也此祠不廢傳數百年猶旦暮也辨其親疎謹其品節不合於禮者鮮矣有可以持世變俗者極人力之至難猶得爲之況爲祠而善一族者乎然則興作之工雖微而可書者甚大余有志於變俗而未能者喜其事約而摶因記其成且識所感焉

遊淸泉山記

環寧海之山多可遊惟清泉山去邑爲最近壬戌秋九月有九日余抵邑中與予友善者欲偕予遊求其近而易至者莫宜於清泉於是携琴命觴而往登焉出西郭百餘步折而北山阜隆起無崇林鉅壑峭異之觀彌望皆白茅叢生作花紛若鷺羽躡而升潤滑不可停足群奮相先至其脊有怪石二半陷于土蘚深碧色鱗生其上斑斑可玩遂列坐石旁道古今事以爲樂久之復循脊西行冷風自西山來柔袂褰然飄舉不可進就其窪止而琴琴音與風聲相和抑揚

徐疾琮琤澎湃心融融如有得起而四顧落日與山當東北雲氣中海濤際天日光倒射海上灧耀難正視乃之山北草舍飲酒飲已琴重作日暮始歸莫不動容愜意以爲兹遊信樂也而予獨有感焉邑之名山十百於清泉者衆矣然遊者之跡罕至縱偶登之手疲於扳援而趾病於踐履苟未窺其奥美之所徒厭其勞而不知其爲可樂也是山較崇卑於彼固有所不敵而遊者必至至必樂之而歸豈非高遠者雖悦於時俗而卑近易至者乃爲常情所喜乎然人於

高遠誠得其奧美而樂之則其樂有不可既者世顧莫肯自至而毎用心於卑且近者何也以易至者爲足樂夫豈天下之眞樂也哉而于於此遊也豈不足爲學道之戒也哉同于游者凡八人楊汝器王修德盧希魯曾楊文遇章彥璞龔彥佐林嘉猷暨修德之甥應賢文遇善琴云

餘慶堂記

力可以禍福一世而不能保其家之常存智可以臧否萬物而不能必其子孫之皆賢蓋可爲者人事之

偶然而不能者天道不可以智力動也匹夫之相與綏之以誠則喜詐之以術則怒天道之神於人情不遠矣而人欲以智力勝之安在其爲智力乎昔嘗觀於故都舊邑問公侯將相第宅之遺址而求其子孫之盛衰當時之煇赫崇爔者今多不復存凡守其舊宅而不墜者皆不遇者之後也然後慨然而歎威權名勢造化之大柄彼乘時之間而以智力僭持之寧有不獲罪於天者乎縱無犯於天寧有不得怨於人者乎其先之積一身享之而無餘而欲昌其子孫

難矣故再實之木其枝必瘁。久息之田獲必倍常豈吾於浦江黃氏而益知積而不㢮者之有後也黃氏自宋為詩書家嘗有仕者而不大著然以積善稱至今二百年其諸孫曰資善公愈好善修其業率二弟聚食不析鄉人賢之今太史公以餘慶名其堂昭其先之積善也黃氏之家故家也上世之所餘者非一物矣視於廟則籩豆衣冠秩如也視其堂則琴瑟書史森如也視其野則土田陂池鱗如也然是數者豈智力能守之哉亦餘慶之尚存焉耳世之貴盛者栗

非不餘於困帛非不餘於藏犬馬牛羊非不餘於家
然而卒莫能守者善不足而天不與也人常汲汲圖
彼之有餘而不汲汲憂此之不足何哉此吾所以嘉
黃氏之賢而願爲其後人告也

仙溪霞隱記 達觀

永康之南有溪曰仙溪其土飛霞觀在焉或曰常有仙人乘霞飛升至今上有霞氣故云學道之士徐東溟結廬于觀側以仙溪霞隱題其額人莫識也他日其族子允中以告余曰知霞者寧有過於寺者乎余

家赤城之西巨海之陰當天光初舒旭日未升有神氣焉自東而生騰而如鳥迴而如輪奮而如龍曳而如神欻焉而鸞鳳翔彪焉而虎豹蹲彬縕雜襲重數縮結或變爲五色環湧抱日或隨風騫蕩久而乃沒一朝之間終日之內不知其幾起滅也當其起滅之頃目瞬氣息欲其不變已不可得況得常見之乎欲常見之且不可況欲常有之乎不可得而常有況近之乎而東溟欲託而隱焉此其志何也吾知之矣東溟其有所懲而然乎天下事物之變亦多矣寧獨於

霞哉彼之朝華顯而暮羸槁朝肥堅而暮徒步甘腴已盡而糠覈繼之綺繡去體而疎布不掩者其為變亦甚矣而衆人不察也往往知寵加執欲使適意者常序而不失而卒并其身弗守者有矣此非惑耶日凡物之接於耳目者孰能長存而不變日月之明也而不能無缺蝕山水之久也而不能無頹涸天地之大也而不能使無閉塞傾陷之災此皆號為歷終古而不變者且若是亦何怪於霞乎又何況於人之身乎自霞而言霞不能不變也自人身而言之人身亦

霞爾自天地而觀之雖天地亦何異於霞乎雖有久速之殊其不能長存則一也惟夫聖人賢士知其然而思在我者勝之故修而爲道德施而爲事功發而爲言語可以垂千載而不變而神仙之家亦有見乎此則葆形練神爲長生不死之術以其一身徐觀萬物之變昔之所傳韓終獨徐韋皆是也二者之爲道雖不同其過於衆人亦遠矣東濵之所學者神仙之不倒棨子事而余則慕乎聖人賢士而未能者豈足以知東濵允中試以吾言質焉東濵倘以爲然或能乘霞訪余

於赤城之下尚相與講之

求古齋記 絕頂特見

生乎古者豈皆善人乎。生乎今者豈皆不善人乎。使生乎古者皆善人。則舍今而求古可也。使今之人亦有善焉者。安得遽舍之而不求而必務於古乎。今而視乎百歲之前古也。生乎百歲之前者。自視則今矣。遠而千載之上古也。千載之上之人自視則亦今矣。孔子以爲古者三代之盛。而其時之人視三皇二帝則又爲古矣。三皇二帝三代以爲古。而其時亦嘗以

爲今矣然則今與古何定名乎隨人號之耳今與古無定名安知今之非古古之非今耶安得謂古之人皆善而今之人皆不足法乎故遺今而專乎古則其失爲固遺古而務乎今則其失爲妄固其妄其失一也君子不貴也君子之學取其善不究其人師其道不計其時善誠足稱也其人雖非聖賢不知其爲不可也取其善而已道誠足師也其人雖生於吾同時居與吾同巷不以其易見而遺之也師其道而已天下之善一也古與今之道均也何以其人與時論之

耶。苟必惟古之求也。則孔子於禮不問於老聃。必求周公而問之。琴不問於師襄。必求師曠而問之。官不問於郯子。必求古之命官者而問之。求其人而不可得則卒無所聞矣。必得聖人而後取其言。則荷蕢丈人之語。孔子必將掩耳而過之。與時人歌。必默然而不和之。滄浪之孺子。耦耕之隱者。必鄙之以為老農小子而不聽之。七十子之流。必不與之往復答問而以道告之。何以為聖人乎。善學聖人者。古之善吾學之。今之善吾亦學之。今之不善吾惡之。古之不善吾

亦惡之古之事合乎道固將取以爲法也如使不若後世之美則舍古而取後世可也後世之不近乎道者固所棄也如古之不合乎道者安得以其古而取之乎曰然則孔子何以好乎古而取之也曰吾之言固孔子求古之謂善學者之求古猶良匠之求木焉木之生乎山有千歲者矣有百歲者矣使生乎千歲者而材固取之也使不若百歲之材豈以歷年多而取之乎二帝之輅古於殷也伏羲氏之建寅古於夏也黃帝之冕古於周也孔子不取其古之甚者而取

可一日無氣節之臣譬彼茸脆之味雖累時月不食未足爲病而薑桂之和不可斯須無之人君無可畏者在其側欲無危敗難矣余少慕古之戇者欲起長孺子布疋之交而不可得則思博交海內之士以觀其所存謂余爲戇者有矣而慕乎戇者未始或見豈節義之士獨少於今之時乎抑遇合之術固有不同也今也天子懲近代之弊立諫諍風厲在位俾得言事誠得饒心者出以應其求則治道可成矣同邑潘君伯理甫年七十餘而以戇名其齋豈慕長孺輩者乎

於其名可徵而知其志惜其老而不獲見於用也然有志者不累乎用舍居乎家行乎鄉與用邦國奚異焉使長孺子布爲布衣亦將聞于時傳于後其肯泯然與庸衆人等乎君居其名師其道言論事爲必有卓乎越於世者是亦余之所慕者也願造君之齋而相與論之

養素齋記 代太史公作

金華俞君大有敦愿而有禮好古而能文文聲動縉紳間雅不喜自耀深居退處若能遺世者所居之齋

題曰養素凡其所爲文亦以養素加之其言曰世道之降也我知之矣雕榱刻桷丹漆黝堊文窻綺疏錦幃綉幄者居室之華也於我乎何加我則土壁而茅簷繩樞而甕牖匡床廗門僅容仰俯以養吾素而已狐袖豹襦烹肥膾腴青紅奪目茸縟淪膚者服食之侈也於我乎何與我則被褐而束韋飯糗而茹藜粗糲淡泊僅禦寒飢以養吾素而已脅肩累足拱手屈膝屏氣卑聲傾欹詭叐者禮儀之繁也我則不能推知率情任質直躬正色無求於人不怍於物以養吾

素而巳剽竊掠奇粉何飾辭彩雜章施爲祿之資者辭文之麗也我則不爲言務達志文以適意不求世知惟禮之附以養吾素而巳凡是者皆素乎外者開闢之初是謂太素風淳氣厚少智寡慮其民師師其俗熙熙故易爲治而善人多也今者巧出僞作風澆氣薄嬰兒設機穽女婦事遊誑賤胥握文法富室擅筆扎訟獄煩滋世道交削然無位於時且弗敢議也天之明德既虛且靈寂然湛然不撓不攖故能酬應萬化洞照群情王敬立誠與道合并以其體素也今

也聲色以汩之利欲以汙之羞愧以鉥之浮詐以淪之閒昧錯穢敗厥良彝此予之所大懼而不敢不養也彼恃其華我以吾陋彼快其侈我安吾約彼逞其繁我執吾簡彼眩其麗我守吾白去僞存眞以全吾之天而反道之樸庶幾立乎兩間而一無愧怍也乎

同郡宋濂偉其言高其志避席唯書以爲記

貯清軒記

清氣之在天地間得其純全之會則爲聖賢人得其澆駁之餘則爲庸衆人以庸衆而覬聖賢之資疑乎

有高下懸絕若終不可以企及然而聖賢未嘗以庸衆限人而不使其入於清明之域者蓋以五性在人猶水之在於器器有汙潔而水之清初非以汙潔而加損也聖賢之於性譬若以至潔之器受水而恒以靜居之故其爲水也可以鑑秋毫而察眉睫衆人譬以汙器受水而又動淆之則水始有渾濁而不足以自鑑矣故善學者積澄濾之功以變其渾濁而反乎至情剗衆人可爲聖賢人亦理然也今夫靜閒之中覩乎雲霞之卷舒星辰之森列入乎山澤而玩夫泉

石之秀潔松竹之高茂其心未始不有脩然出塵之意及乎事變之陳于前利害之交激吉凶之揉錯向之脩然者則已塡穢汙化爲泥塵而不自知謂之善學不可也余嘗行乎四方絶江泝淮以達于河濟舟人取水以給飲釜得其清者固已不煩澄濾而自足得其濁者則置之一器以俟其清然後用向使怒其濁者而棄遺之又烏能知水之性而盡水之用也哉吾是以悟聖賢之於衆人亦舟人視濁水若也天下之水本清而至於不清者非水之罪也人之性本

善而至於不善者非性之罪也臨海留賢里澄溪修竹之間有屋翼然臨十方池之上者包氏之貯清軒也軒之處士曰仲遊使余記貯清之意余謂環軒之水泉草木可以娛耳目而寓散閑者衆皆知其爲清而清自我出不必爲包君道也存乎方寸之間使得乎天者泓渟洞澈可以酬酢萬物而不爲物所滑包君安可不聞此道邪余受氣甚濁竊有志於聖賢之學患朋類必不足以及乎至清包君方肆意於山澤有室可居有書可讀苟許余爲忘年交尚椆與講之

御史府記

皇上嗣位之初即下明詔行寛政赦有罪蠲逋租鉅萬計去事之妨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絮帛民鬻子者官爲之贖免田之租稅幾年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苦賞廉平吏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分之二人皆重於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詔若曰頃以訴狀繁多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治庶獄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院仍漢制爲御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

臣政事宣教化爲職省御史員定爲二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底治平三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巳以都院舊署在太平之北於朝謁爲難命卽詹事府爲御史府賜宴于新治復命文武大臣皆預以寵綏之旣而有勑令臣某記其事臣惟斯民之生以德養之則安於爲善以刑制之則棄於爲惡聖人之治天下豈有他術哉使人人皆知去惡以從善而治道成矣惟御史之官始於周其職之所治與權任之重輕雖累變不常然得其人則紀綱振而國體尊非其人則人

望不肅而是非錯繆然專任以刑獄則自近代始曩者法吏持刑深刻犯者滋衆先皇帝甚厭苦之欲有所更革而未暇今皇上以德養人群生喜悅訟者衰止復古官名以修善政實行先帝之遺志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聖訓凡便於國利於民者則言之爲民之蠹爲國之病者則去之毋溺於私而枉其所守毋

勢而屈所當爲一以道輔佐天子行德教使黎民醇厚如三代時斯不負建官圖治之意苟爲不然舍其大而務其細或事小忠末節以市名或爲詭行

憸言以規榮利於民之治否國之安危無預焉則是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厭苦者自若也奚可哉臣幸執筆從太史後夫紀政教明職守以示後世史氏職也故書其事以爲居位者規。